



台儿庄一个寻梦的地方

### 滕州生氏膏药

■ 王银 郭潇繁

提起名震鲁南的生氏膏药，很多滕州旧籍名宿都记忆犹新，清朝康熙年间由滕县望家人生作梅先生研创，至今已十代人，有300多年的历史。日前，得悉生氏正骨术及生氏膏药被评为枣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欣喜之余，笔者慕名走进滕州市北辛卫生服务中心生氏门诊，见到了生氏膏药第十世传承人生茂伟先生。

#### 生氏膏药遵古炮制

“这个膏药熬制用火还不够，需要继续用火熬。”在熬制膏药的工作间内，生茂伟指着锅里正冒着浓烟的膏药，指导工作人员说。

生茂伟告诉笔者，“祖训要求，熬制膏药必须精选地道优质上等药材，遵古炮制，按春夏秋冬四时掌握火候，我们的膏药必须‘黑如漆，明如镜，冬天不脆，夏天不流’，贴之即粘，揭之易落，时间稍长或稍短都无法达到标准。”在第一套工序结束并用凉水浸泡七天后，开始第二次熬制、温化摊涂。一贴药膏仅制作工艺就要十天时间，还不包括备料及后期检验包装等工序。

据了解，生氏祖上系滕县杏林高手，生氏正骨术和生氏正骨膏药，为生家著名医生生作梅所创。生作梅，字百魁，清代国子监学生，在康熙年间曾行医四方，专治骨折、脱臼，自制膏药，以其接骨术、合药治疗跌打、打、损伤。传至后世，到上世纪初，生家已迁至滕县发展，并成为当时的大户。

一直以来，生氏膏药的配方密不外传，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逐渐公开，但其制药分寸的拿捏，火候的把握等，仍是一门硬功夫，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

#### 徒手正骨“十二秘诀”

生氏正骨术是生家独有的一套治疗骨折、脱臼、闪挫扭伤、筋骨疼痛等骨伤的综合性医术。

据生茂伟先生介绍，生氏正骨术运用自己独特、准确的手法，把病人的骨伤整复后，再配合生家膏药让骨伤尽快康复、迅速愈合。是一种内外兼治、安全可靠、成本低廉而又不留后遗症的治疗骨伤的方法。生作梅先生研创出正骨术和效果独特的生氏膏药后，即在滕西望家行医，堂号“济生堂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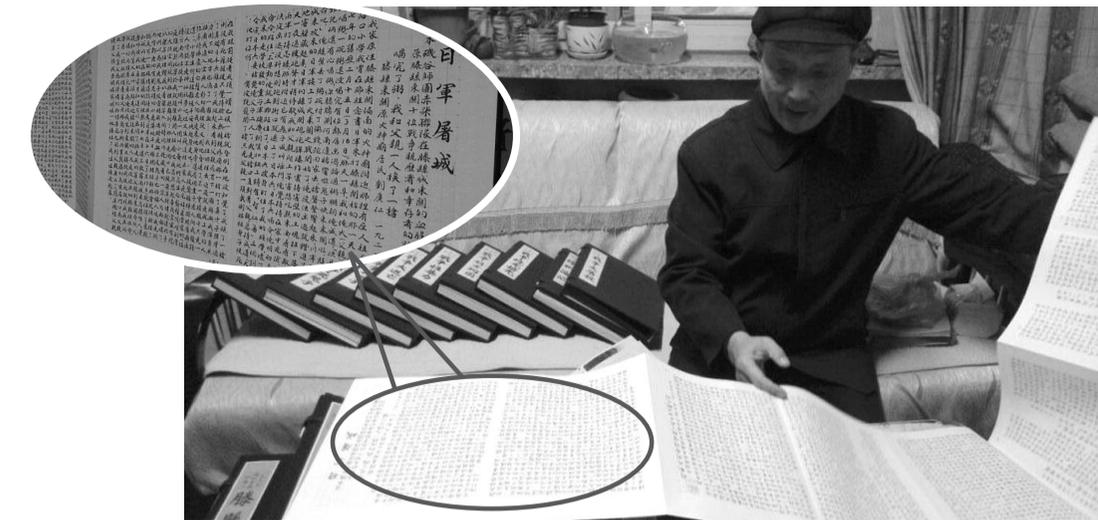
“生氏治疗骨伤分两步：一是正骨，二是治疗。”生茂伟说，正骨之前必须先诊断骨伤情况，因伤势不同而采取不同正骨方法。诊断又分为望、闻、问、量、摸、比六诊，接下来是正骨，正骨多采用徒手整复法，归纳为“相其形，顺其势，伸其短，纠其偏”十二字诀。正骨之后就是治疗，又分为两步：第一步是施救，手法要稳准巧快，复位后再在伤处贴生氏正骨膏药；第二步是在伤处打上夹板固定，再配以内服药。

“与西医相比，生氏正骨有两大好处：一是不动手术，使患者免受刀伤之苦，对患者的身体伤害很小。二是治疗快捷，安全，经济，既可节省时间，又节省费用。”正在就诊的李先生说。因此，生氏正骨术在鲁南、鲁西南、苏北、皖北、豫东一带享有很高的声誉，受益患者遍布省内外。

■ 牛飞雁

十几年前，我曾写过一篇《寻访关帝庙》的短文。当时在1938年战火中遗存的几间殿宇，竟成了杂物存放处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依然倍感亲切、无比怀念。如今古城修复，旧庙重光，游人有幸，更加焕发了昔日的风采。

关帝庙始建于清朝雍正十三年(公元1735)，这座大型晋派建筑，本是晋商聚会议事、祭祀武圣关羽的“山西会馆”。新修之后占地二万平方，今为台儿庄古城最大的庙宇之一。庙居顺河街东侧，门前为开阔的射箭场，绿地黄色的琉璃照壁，漏雕九条蟠龙，仿佛在喷云吐雾，献瑞呈



## 退休教师任世淦 自费收集侵华日军罪证

■ 王萍

有这样一位出生教育世家的老人，自从退休后，自费骑自行车走访了鲁南、苏北的1500个村庄，搜集日军侵华中国犯下的罪证。记者初次见到老人家时，他很骄傲地说：“退休后调查日军侵华罪证是作为老教育工作者长久以来的心愿。”他就是任世淦。

### 退休后调查日军侵华罪证是长久以来的心愿

来到任世淦老先生的家，墙上挂满了老先生去搜集日军侵华罪证时到过地方留下的照片，家里笔墨气息很浓。坐下来交谈了解到，今年81岁的任世淦老先生当老师当了45年，退休后谢绝了别人的再次聘请，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完成一份长久以来的心愿。任世淦老人说，“自己幼年时正逢日军侵略山东，侵略者的暴行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。1997年，从滕州官桥中学校长岗位退休后，并未在家清闲下来，反而给自己重新定下了新的目标——调查日军侵华罪证。作为一名老教育工作者，我觉着这是我的责任。”

自从中学校长任上退休后，他就开始了寻访抗战老兵

的路。退休后的十年来，他自费骑自行车寻访了鲁南、苏北1500个村庄，为抗战老兵和幸存者拍摄了几千张照片。十年下来，他已经收集到100多万字的血肉资料。

任世淦在整理徐州会战时，每天都要骑行上百里，走访十几个村，不断的与老人对谈说话。“最累的一次是我一天骑行了上百里路，走访了18个村子，和村里的老人不停的说，从早到晚，一刻没有闲着，为了节省时间，吃饭时就是简单的一个煎饼。”任世淦说，“自己这么急着赶路，就怕慢一步老人走了，又丢失了一份记忆，一份证据。我当时就是争分夺秒，生怕老人们走了，失去了这一珍贵记忆，我

要赶在老人们没走之前把他们的记忆保存下来。”

任世淦回忆自己一次到临沂大岭村探访一位姓赵的老年人，赵老告诉任世淦，当年日军到村时，在村里的庙里机枪杀了几十口子的人，而其中一个小孩就是因为埋藏于尸首中而幸运躲过一劫，存活至今。而当任世淦听说后，想要前去时，赵老却拉住了任世淦说，不能去了。这让任世淦很奇怪，为何不能去见老人。“赵老告诉我，如果一个月前，那唯一存活下来的人还能告诉我所经历的事情，而现在这个人已经到了弥留之际，家里人已经准备好了哭孝。”说到这里任世淦老人说，“在寻找的途中，这样的晚矣岂是一两件？所以很多时候得争分夺秒。”

### 搜集一切资料希望后人永远铭记

“我想做我们的文化，民族的文化，我希望通过努力不仅仅是告诉我们的子孙，同时也是告诉日本的千万后代们，他们的先辈对中国做了什么，犯下了滔天罪行。”任世淦说，“我离开这三尺讲台，只是想探寻徐州会战、台儿庄大战的真相，从日军犯下的罪行起，多搜集这些资料。”退休的第二天，62岁的任世淦骑上一辆自行车，拿着笔记本、地图，揣上女儿用的胶卷照相机，开始了搜集之路……

任世淦说：“我只是把日军侵华战争中的见证者，这些老人的记忆留了下来。去伪存真，把水分挤掉，把真实留下。任世淦说，仅仅是调查日军罪行，还是不够的，要想真正的了解战争的真相，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真正还原真实。任世淦费了很大波折，查阅大量文献资料，将中国军

队、日军资料以及见证者的三方资料汇集，也从三方中得知哪些是真哪些是假。为查清真相，很多时候，去一个村去5、6次都是很正常的事儿。”任世淦用了18年的时间，走了6、7万里路，走访1500余个村庄，访问5000余名知情老人，用二十多本笔记本记录下百余万字，拍下1000多张重要照片，从苏北到鲁南，总共记录了190多次的大小战争。

“每一次战争，我军和日军的伤亡程度是怎么样的？这些在当时是不知道的，而现代更不被人知晓。历史课本上更是轻描淡写，没有让人铭记这一历史。”任世淦说，在临沂沂南一个村，一位姓高的老人在他们逃亡的那段时间，村民王某的房后埋了8个新坟，村里没人却有新坟的事情，引起村民的好奇，扒坟一看

竟是8名日本官兵，其中有一位胸口有手枪的官兵。三年后，任世淦得到一份日本资料，恰恰提及了这8名官兵，并分别列出了名字。“当时拿到资料，我兴奋地直叫好，三年前我就知道的我名字了。”任世淦回忆时说道，“我曾经把自己采集到的部分文字和图片资料转交给东史郎，东史郎曾在病重中委托律师给我回信，说我的资料很真实，符合实际。实际上，我说东史郎日记里记载的并没有那么全面，远比这还要惨，东史郎也认同了这一点。”

“这么辛苦搜集为了什么？”笔者问到，老先生回答，“我不是为调查历史而调查，而是让后人知道这一切，历史不能忘却，忘记历史，悲剧就会重演，要记住这段历史，不再重蹈覆辙。”

## 古城关帝庙

军11984人，生俘719人，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。而我方官兵阵亡三万余人，留下了可歌可泣、永垂千秋的悲壮史实。当此存亡绝续之际，莫非关公亦不忍见山河破碎，于冥冥之中助我神勇乎？

关帝庙，它不仅仅是供人游览的名胜古迹，且有中华民族千百年的文化信仰昭然其间。试问晋商居此，不祀陶朱、猗顿，而独奉关羽，其意者何？殆非所尚信义者乎？自古“仁义礼智信”，而信之一字实为仁义礼智之落实。当此尔虞我诈、背信弃义的时代，重光关帝庙，唯愿“忠信诚义”彪炳千秋，久焕异彩！

院中大殿呈重檐歇山双顶结构，是祭祀关帝的主要场所。月台栏砌，两翼为亭，环廊下数根石柱，双层柱础，柱上游龙昂首奋爪，与端门外的立柱遥相呼应。楣悬“万世人极”匾，乃清代咸丰皇帝御书。殿内木雕神龛中，关公圣像刚毅威严。殿前两厢，到处浮雕雕壁，采古励今。

此外，殿前可以临时拆装的活活动戏台尤为殊妙。每年农历五月十三，关帝庙会“逢场作戏”，多唱关公，四方商贾，八方香客，汇聚庙前，上香祭拜，祈求平安，气氛肃穆热闹，其俗保留至今。千百年来，“关羽精神”已成为忠义的象征，从庙内“义高千古”、“义炳乾坤”等题额可以想见中华民族

的武圣情结。那么当年台儿庄大战时，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31师师长池峰城的指挥所设于此处，应是再恰当不过的了。池峰城(1904-1955)，河北景县人。台儿庄大战中，他率全师官兵，通过阻击、肉搏、巷战，苦守十六个日夜，歼灭装备精良的日军七千余人。4月3日，面对日军即将占领全城街区的危急关头，他毅然倾师而出，不留一兵一卒，并下令炸毁运河浮桥，破釜沉舟，背水一战，誓与城池共存亡。在亲率敢死队争杀中，竟于一夜之间收复失地四分之三。台儿庄一役，血流成河，积尸如山，击毙日